

曾立華著：《講道職事的重尋》（香港：宣道出版社），1993。

## 謝任生評

講道與基督教是分不開的，或者可以說，講道在廣義上與一般宗教都是分不開的。然而，基督教的講道與一般宗教的設壇講經，或以教主之個人言論作為權威之不同。基督教的講道是以聖經——神的道作為中心與權威，去教導信徒過一個以神為中心的榮神益人的生活。在時下一般教會有趨向以詩歌與權能代替主日崇拜的講道趨勢中，本書以肯定的態度，從使徒行傳闡釋甚麼是講道，實在是一本砥柱中流，糾正時弊的好書。

講道是基督教一切聚會的核心，幾乎所有正式的聚會中都不能沒有講道。但是，講道在教會不同的職事中應當有甚麼地位？講道本身又是甚麼？這是本書所關心的主旨。

講道是甚麼？講道就是宣講神的道，而神的道就是聖經，所以講道就是向人講解聖經，叫人明白及遵行。這點是明確的。但是，為何要有講道學？甚麼是「講」道？本書作者引用聖經中十三個不同的動詞和術語來分析講道的不同方式與層面，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正是指出，以香港華人教會為例，信徒對主日崇拜中講道這部份的過份重視，也是走向另一種不健康或是極端的心態。作者列出與講道有關，或同等於講道意義的十三種講道方式，可以說明作見證，勸化，勸勉，說話及述說等等，只要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都可以被視為講道的一部份。如果這說法是對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運用不同的講道方式去更新及豐富主日崇

拜了。因為在不同方式的「講」道中，基本上都可以符合書中頁80~88有關「講道職事的特有性質及神學觀念。」（頁80）所提的七項事了。如此，講道就不一定是牧者的專利權，即主日崇拜中的講道可以開放給教會的長執作勸勉教導，而其他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的見證，個人讀經心得分享，只要是以基督為中心，又不違背聖經真理，豈不是把神的道更落實在信仰與生活中嗎？同時也更充實了教會的團契生活了。

在論及「講」道的方式上，有兩點是作者沒有提出，也許應是使徒行傳沒有正面提出的，就是詩歌和象徵所表達出來的，唱講出來的道。在猶太人會堂或聖殿中的敬拜、詩篇詠唱及聖殿或會堂中的宗教性飾物，都富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說是蘊含有「道」的意義。在今日一些重視禮儀的教派崇拜中，象徵飾物都是極有無言的講道作用，而就一般福音派教會而言，基本上說，聖詩就是道的另一種宣講，每一首好的聖詩就是一篇好的講道。再者，聖餐所含有神的道的表記也是相當鮮明的。如果我們能正視聖詩的裝飾物所蘊含的象徵意義，視為講道的一部份，就連禱告也有神的道的宣講，那麼我們就可以避免主日崇拜淪為聽書及講道會的危機了。

講道在教會職事中應有怎麼樣的地位？作者認為在「基督教所有事奉職事之中，宣講神的話是最崇高的事奉！」（頁101）我認為這點是大有商榷之餘地的。職事的對立與恩賜有直接的關係，而在林前十三章中最大的恩賜不是講道，乃是服侍人的愛心。沒有愛心的講道是鳴的鑼，響的跋一樣，此點對於牧者長執或平信徒皆然。所以講道不但要將文字之道成為話語之道，更要將話語之道轉化為生活之道，亦與第四十二頁所言的（The Word of God is the Deed of God; the Deed of God is the Word of God.）有同意之處，也是彼得與司提反、保羅的原則（頁191）。

本書的一個重心是神的道，故此十分重視解經式的講道（頁106），這是正確的。然而，在某種程度下，解經式講道也有一

定的限制，特別是在原文字義學、當代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的背景等等的認識上，絕對不是三五年神學課程中讀一至兩年的希伯來文或希臘文即可以作個希伯來文通或希臘文通，正如不少西方宣教士來華，生活在華人社會中數十年，即使能操一口流利的本土話，又能書寫中文，卻並不代表他們對中國文化與文字就真正有深刻正確的認識，更何況是我們大多數人從來沒有在希伯來及希臘文化中生活過的人？今日有不少英文的註釋書，對英文註釋書的立論與原文的文化，社會背景的認識是否正確及客觀不作討論，但在華人教會中，以中港台為例，能懂英文的，讀通明白的人恐怕不多。所以在解經式的講道中，能從文意、經文、字義學、背景與文化等各方面中去解釋聖經，是一件不易的事。這點是我個人對解經式講道的一點反省，未敢說是反對。至於怎樣處理仍在探討中。

作者在強調解經、文義與方法上對講道的關係中，用了十七頁來論述聖靈在講道上的重要，是十分適切的（頁 120~136）。對今日不少牧者在知識化、行政化、制度化與功利化而行事的心態下，正是一服清涼劑，因為如果講道沒有聖靈的同工，『宣講基督便只成了一種「廣告宣傳」方式而已。』（頁 33）

我個人在這本書中獲益良多，尤其是以書中十分強調講道與神的道的關係。今日一般信徒多偏愛專題式的講道，尤喜聽見證、故事，時事文化為主的講道，對忠於聖經講解的道卻昏昏入睡，是不健康的。故此，對教牧而言，重尋宣講神的道就是必要的了。

最後，從本書的各章註釋不厭其煩地列下，書後頁又提供詳盡的文章書目資料，可見作者在治學上的嚴謹，說明對講道一事的重視，正是今日教牧同工對治學的態度所當有的，尤其是在預備講章的過程中。